

【不三之三而言三。不一之一而言一。一三非三尚不三。三一之一亦何一。一不一。自非三。三不三。自非一。】

句子乍看起來是委曲宛轉反覆的給我們說明，這是在言語上不得已的一種施設。前面一句是總綱，一真之理、三乘教法都是方便說。真正懂得「至理虛玄，窮微絕妙」，這兩句話真正體會了，底下這些話一看就明瞭，一與三都說不上。『不三之三而言三，不一之一而言一』。幽溪大師小註說，「欲使忘三」，就是叫你離三這個相，要想叫你離三這種相，就是離三這個執著，不要再執著三乘，「先須了其不三」。要知道如來設施的實相，在真如理體裡面不但沒有三，連一也沒有，所以叫你先要了解理體是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的。「欲使忘一，先須了其不一，是則不三之三則可忘，不一之一則可泯也」，這是心裡面真正到了清淨寂滅。說三也好，說一也好，心裡面非常清楚三是方便說，一也是方便說，說三不能說是定三，說一也不是定一，三就是一，一就是三，要懂這個道理。

怎麼三就是一、一就是三？一體之多面，體是一個，一體之多相，要懂這個道理。體是一個，相是有差別的，相是無量無邊的，無量無邊的相是一個體，所謂是「以金作器，器器皆金」。多不是定多，一不是定一，先要曉得這個原理，下面就容易懂了。『一三非三尚不三，三一之一亦何一』，一就是三，三就是一。「即一之三，則三即一」，一就是三，三就是一，所以說三非定三；三非定三，所以說「尚不三」，尚且沒有三可得，不能有定三可得。三就是一，一就是三，「三一之一亦何一」，一也不能說定一。『一不

一，自非三，三不三，自非一』，這個好懂，不必解釋。

【非一一非。三不留。非三三非。一不立。不立之一。本無三。不留之三。本無一。】

這就是告訴你一與三也不存在，一與三也是假名而已，萬萬不可以執著。初學的人習氣很重，就是無始劫以來積習難忘，不要說我們初學人，你看看大經裡面常講的，連那些阿羅漢、權教菩薩習氣還是忘不掉。說三執著三，說一執著一，這是大毛病。幾時我們能夠把習氣去掉幾分，在境界裡就自在，就不生煩惱，再不會跟人抬槓了，你說是，點頭是；你說不是，點頭不是。在禪宗有個公案，有個老和尚，這座寺院裡面有兩位法師也是為了經裡面的道理發生爭執，各執一端，互不相讓。這種情形很多，我們看古人的註子裡面就有，你看看交光大師《楞嚴經》的註子跟藕益大師的就不一樣，他們就各執一端，意見就不同。意見不同，相爭不下，就請教老和尚，甲到那裡說，我覺得這段經文應該怎麼、怎麼說。老和尚聽了點點頭，你說的不錯。走了。乙聽了不服氣，乙又找老和尚，把他的見解又說一遍。老和尚說不錯，你也不錯。兩個都走了。旁邊有個侍者說，老和尚，他們兩個總有一個對、一個不對。老和尚說，你也不錯。你們想想看，到底哪個不錯、哪個錯了？老和尚到了這個境界。

他們都是執著一端，執著一端不能說他錯，好像他見東西，他只見一面，只見這一面光光的，見那一面有一條一條稜稜的。這個東西擺在這邊，這邊人看的跟那邊人看的不一樣，這邊人跟那邊人打一架去了。他來問我，說這邊是光光的，不錯，是對的；那邊不光，不錯，也對。你沒有見到完全，你只見到部分。這就是古人所謂瞎子摸象，摸到那一個摸的都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摸到象的肚皮，象像什麼？象像面牆壁，沒錯，肚皮光光的是像牆壁；摸到尾巴

，象像什麼？象像掃帚，是沒錯，尾巴是有點像掃帚；摸到大腿，象像什麼？象像根柱子，也說的有點像。沒有見到全貌。但是他所摸到的是真的，是不錯的。諸位要明瞭這個道理。你看到古人的註解，每一部經幾十種註解、一百多家的註解，各有各的說法，就像瞎子摸象，都是對的，都沒錯。所以你不要摻雜在裡面打架，幫著甲打乙，幫著乙打甲，那就錯了，就瞎胡鬧了。

教下所謂「大開圓解」就是這個道理，什麼叫大開圓解？完全沒有執著你才能見到真實，才能見到全面，說三就三，說一就一，說無就無，有說就有說，無說就無說，絕沒有執著。這裡面就是教我們要離這些相，離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既然離一切相、即一切法，釋迦牟尼佛又為什麼說那麼繁雜的相？說那些繁雜的相是為了治眾生繁雜的病。眾生要是沒有那些病，佛就不說這些法，所說的一切法都是治病的。病好了，法也不要了。哪有法？你要說佛真說法，錯了，你又執著了；你說佛真的沒有說，你也執著了，明明說了四十九年，怎麼沒說？你要是說佛真說了，言說相空，名字相空，他哪裡說？確實沒說。像這些道理都得要明瞭，而後才能夠談得上深入經藏。否則的話，經藏不入還好，愈入愈麻煩，愈入愈迷惑，愈入愈顛倒，因為你不懂得教理，迷在教相裡面。這一章就是特別說明從教相上講，相與理都應該明瞭，而不可以執著。

小註說，「夫三因一立」，一看這一句就明瞭，相對建立的，就是對待法，凡是相對都不是真實的，為什麼說三？三是對一而說三。「一既非一」，一都不存在，相對的那一邊到哪裡去找？你就曉得完全是假立的，假名安立，大經裡面常這麼說法。「一因三會」，一是從哪裡說一？一是因為有個三才說一。「三即非三，而一豈立」，三根本就沒有三，一從何建立？「不立之一一既空，又何有於三，故本無三；不留之三三既無，又何有於一，故本無一」，

說明一、三都是空寂的。

【一三本無。無亦無。無無。無本。故絕妙。】

這幾句話是決定免不了的，為什麼？如果沒有後面這幾句話，怕你又執著本無，那又麻煩了，又落空了。「一三雖無，若存於無，無則非妙」，無又落空了，你就執著無了。因此無也要把它離開，『無亦無』。「無亦無」，無無就是有，無也無。這個有就稱為妙有，妙有就是真空，真空就是妙有，所以妙有非有，真空不空。這個理確實相當的深，就是在言說文字上相當的玄，所以是談玄說妙。『無無，無本，故絕妙』，小註說，「一三雖無，若存於無，無則非妙」，你著了相，著了無的相，那就不妙了。「故即此無，而亦無之，苟無其無，則無有一三之根本，方能臻於至理虛玄、窮微絕妙之體」，這就是講宇宙萬有的本體，真如實性，你才能夠證得。這就是絕妙之體，窮是講窮盡，幽微絕妙之體。「言絕妙者，絕一三有無形對之粗跡也」，簡單的說，把一切相對的統統離開這叫絕，而後所見的宇宙人生一切萬象就叫妙相。我們見不到諸法實相（諸法實相就是妙相，就是妙有之相），就是因為我們離不開相對，不住空則住有，不住一就住三，沒有辦法離開，不是住有就是住無，病根就在這個地方。

此地我們也只能說說，到這個境界絕非一朝一夕的功夫。要不要到這個境界？一定要，為什麼？不到這個境界不能解決問題。解決什麼問題？破迷開悟，離苦得樂，這是我們學佛根本的大問題。可見得諸法實相是非要證得不可。諸位要問，怎麼個證法？《禪宗集》就是教給我們方法，到講完的時候，方法才講圓滿，說這麼多是大師苦口婆心教誡給我們。《金剛經》上有個要領說明這個實相，我們講《金剛經》也特別提出來，在明宗、論用上就說出來，《金剛經》的宗要，兩句話，「信心清淨，則生實相」，實相就是妙

相。妙相從哪裡證得？從你信心清淨上證得，換句話說，從清淨心上證得。清淨心怎麼修法？布施，布施就是捨，什麼都要捨，把你的知見都捨掉。像前面講一三、有無，凡是一切相對的知見統統捨掉、布施掉，布施就是捨，你的心就清淨。與其打妄想，不如念阿彌陀佛；與其打妄想，不如背經，這是好辦法。

經裡面的意思要是不懂，不要理會，你就一直背下去，古人所謂「讀書千遍，其義自見」，他就開悟了。你要是一部經一天到晚周而復始的在那裡背誦，不叫一點妄想滲透在裡面，你要是這樣背上三年，必定開悟。可不要去想經裡頭的意思，為什麼？一想就落在分別執著，落在緣慮心裡頭，不可以想。因為你要是想裡面的意思，你是妄心用事，你用的是分別心；你不想，只是這樣念，念得清清楚楚、字字分明，這就是用本性裡面的根性，那叫照，叫觀照，它不是分別。觀照，為什麼不開悟？觀照的力量薄弱、淺，所以開不了悟，無始無明透不破。你果然繼續不斷用上三年工夫，你的觀照般若功夫深，像《心經》裡面講的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」，這才能照見五蘊皆空，才能夠大徹大悟。背誦經也是如此，念佛也是如此，最要緊的是二六時中心裡不要有雜念、不要有分別。像剛才所說的老和尚，你說是就是，你說非就非，沒有意見，心地清淨光明，外面境界相清清楚楚，並不是糊塗，樣樣清楚，這是叫真清淨。所以要從布施下手。

布施不但是講布施財、布施法，連我們的妄念都得要布施，連見解都要布施，甚至於告訴你，你從學佛以來聽的這些佛法統統都要把它布施掉，不要著相。既不著相，為什麼要念經、天天去背經？開悟的敲門磚一定要，悟了之後要不要？悟了之後還要，為什麼還要？常言說得好，「小悟多少次，大悟多少次」，你還沒成佛，成佛就不要了。等覺菩薩還要，為什麼？等覺菩薩還沒有圓悟，悟

的還沒有圓滿，還欠一分。所以明明曉得這是假的，假的有假的作用，有用處。這就好比過河，過河要用船，到了岸，船就不要了；還沒到岸，船怎麼能不要？所以要懂得這是工具，這不是我們的目標，我們要運用它，我們不能執著它。讀經、背經是求真智慧，講解、研究那就要看說聽的方便，這裡面有實說、有權說，聽者要有悟性。你要是用聞性去聞法就大徹大悟，聽到真懂了；你要是用五俱起意識聞法，也能開智慧，慢，不能說沒有幫助，有幫助，來得慢就是了。

【如是則一何所分。三何所合。合分自於人耳。何理異於言哉。】

小註說，「能如此知，則一自住一，元不分三，三自住三，三不合一」，這個道理應該不難懂，這一個理如此，一切事理統統是如此。這個道理你要是明白，《華嚴》裡面所說的「六相圓融」你就悟入了，《法華》裡面所謂「是法住法位，世間相常住」，你也恍然大悟了。這個理跟無生法忍是一樣的，一個道理，一切法不生不滅，一切法常住。像這些確確實實跟我們凡夫的知見、凡夫的常識是相對的，完全不同。因為不同，我們平常不常聽，也沒常想到這個問題，突然聞到這個說法感覺很奇怪，感覺很玄，感覺這是虛無飄渺，好像跟我們眼前事實不一樣。實際上我們迷在妄相上，佛給我們講的是諸法實相。

「今言始從一理」，一理就是真如本性，「而分為三乘，未合三乘而歸於一理者，乃從三乘之機而自分自合耳，三乘所證之理，豈為人分之果異，合之果同哉」。從教理上講，無二無別，一三不二，一自一，三自三，一、三是眾生迷悟的樣子不一樣，除了這個之外，理哪裡還有三個理？沒有三個理，理確實不是三個，是一個。說一個是方便說，前面說過，一非定一，三非定三，萬萬不可以

說，不是三個就是一個，病就在這個地方，釋迦牟尼佛苦也就苦在這個地方。眾生他一定有執著，說三非定三，那就是一；一非定一，那就是三，總要有個執著。幾時你不執著，佛就不說話了。為什麼？你已經成佛，還有什麼好說？這裡頭要用心去體會，愈說愈難懂，細細的去體會。體會不出來沒關係，剛才我教給你們，背經、念佛就好，用上幾年功，你不想它，豁然開悟，通了，那才是你自己的東西。給你講得再詳細，你也是入不進去，還是別人的東西。所以一定要悟入、要證入。

【譬夫三獸渡河。河一甯從獸合。復何獨河非獸合。亦乃獸不河分。】

這是大師舉《涅槃經》裡面的一個比喻來說明這樁事情。『三獸渡河』，象、馬、兔過河，河是一條，代表理是一個，象代表大乘，馬代表緣覺，兔代表聲聞，三種人程度不一樣。我們看底下有個註解，「《涅槃經》，明三獸渡河，謂象馬兔也」，兔子浮在水面上游泳游過去；「馬才沒身」，馬也會游泳，水到牠的半身，牠也過去了；「象直到底」，象身體重，個子也高，牠的腳踩在河底下走過去。「以喻通教三人」，這是比喻通教裡面的菩薩、聲聞、緣覺。「破惑證真，淺深有異」，象證的深，兔子證的淺，淺深不同。「然而獸不同，而河自合一」，河是一條，並沒有說對象就深一點，對兔子就淺一點，沒有，河就是一條。「河之一，甯從獸而方一哉」，河本來就是一，絕不是因為三隻獸才是一條河，本來就是一條河。這是比喻「理原自一，非從人合而後一也」，八萬四千法門就是一個理，一個教理。

說到這個地方，就講我們研究教，從教裡頭入門的，教裡面最高明的是講求教理，從這個地方而入，快，一聞千悟，所謂一經通一切經通。但是這個很難，如果這條做不到，那不得已而求其次，

從教義而入，這也是辦法。所謂理通一切法門，此地的合一就是指理是一個，義雖然不是一，義與這個一最接近。譬如講十大宗，每一宗有每一宗的教義，雖然彼此不相同，十宗，每部經有每部經的教義，如果這些教義要是完全相同，佛又何必說一切經？理是同，義不同，但是從義可以入理。這就是說明，實在不得已你要懂教義，才有門路可入；教義都不懂，要去記語言文字是決定不行。義可以通一部分，理可以通全部，這是必須要懂得的。你看佛經古人把它分類，所謂是判教，天台講藏通別圓、五時八教，這都是從教義上說的。佛的五時說教，阿含有阿含的教義，方等有方等的教義，般若有般若的教義，法華有法華的教義，華嚴有華嚴的教義。義有別，理無別；義可以言說，理不能言說，理是言語道斷、心行處滅。

諸位要是再問，義與理怎麼才能把它劃分起來？我們也舉個例子來說，實在講是很不容易。你看我們佛門裡面，一切法門可以歸納為兩大類，就是性相兩類，所謂相宗跟性宗。十大宗要是再把它合併，統統能合併成這兩類，性宗是教理，相宗是教義。義是從理裡頭生的，義可以言說，理不能言說，就是法相宗它是不談理，而談義，從義裡面去悟理，它有言說；禪宗裡面從理入，不從義入。所以禪宗裡面，你要是對經教有所懷疑，你提出問題出來，你這一開口，師父馬上一巴掌把你嘴巴一堵，不准你說話；再不然你一開口想問，棒就在頭上敲下去，不准你開口。他這個辦法高明，換句話說，叫你不能起心動念。譬如你用這部經做修行的方法，你就天天背、天天念，一天到晚不要休息，心就在這個文字上，怎麼講的統統不要理會，不要想這是什麼意思、這句話怎麼講，不准，這叫求根本智；研究、講解，叫後得智、權智，不是根本智。權智從哪裡起來的？權智要從實智、從根本智裡面透出來，才叫做權智。



不要以為我們現在有權智，我們連根本智都沒有，那是假的。你沒有根哪裡會有枝條？枝葉是從根本上生的，沒有根本說有枝條，這是騙人的事情；縱有枝條，是花瓶裡面插的枝條，是死的不是活的。由此可知，根本智的重要。要得根本智，跟諸位說，念佛是一個辦法，背經是一個辦法。總而言之句話，就是叫你心裡不要去攀緣，什麼緣都放下，叫你的心保持著清淨，「信心清淨，則生實相」，生實相就是根本智現前；而後一切法門，你一看、一聽統統明瞭，一聞千悟。所以禪家來得快，開始慢，開始就是根本智要想方法把它透出來，根本智透出來之後那太容易了。可是這種方法真正要遇到善知識，要遇到好手，自己也得要有這個根性才有成就。如果要沒有根性，你們現在念佛學院是求學，經文裡頭有一句不懂，一問老師就打你，老師一天到晚又不給你講經，就叫你死背，這佛學院有什麼意思？算了！這老師大概自己都不通，他不會給我們講解，就叫我們背書。你就掉頭而去，你怎麼能開悟？那個老師才叫一等的好手。但是現在一等好手也沒有辦法教學，這個辦法現在行不通。為什麼行不通？大家不接受，這就沒有辦法。

我們自己要明瞭，遇不到善知識，你要是懂這個方法，自己可以修學。總而言之句話，二六時中不起妄念，能夠保持三年五載就行了。諸位你們真正希望開悟，你就用這個辦法。常常有妄念生起來，這就是大徹大悟的障礙，這是病根。教你二六時中念佛就是以一念止一切妄念，教你一天到晚看經、背經，就是用這個方法來斷除妄想。心裡不背經就打妄想，就想東想西，這個方法是藥，對治我們毛病的。我們妄念多，妄想紛飛就是病根重，病得太深太重了，沒有辦法自救，就用這個方法。一切名聞利養、一切得失統統放下，乃至於身命也不要照顧，不要去想這個，一心就是止妄念，提起佛號，妄念也不要想，一想妄念，妄念愈多。譬如在念佛，

起個妄念，我念頭怎麼這麼多，怎麼妄念又起來？又多了個妄念了；這妄念怎麼老停不住？又多了個妄念了，妄念愈來愈多。所以不要理會它，妄念起，它起它的，不要理會，把精神貫注在佛號，妄念自然就消失，自然就少，不要照顧妄念。所以叫你要照顧話頭，念佛就是話頭，照顧佛號，你要是背誦經典就是照顧經文。開始學免不了有妄念，千萬不要照顧它，照顧它就是滋潤它、就是培養它，那個麻煩就大了。

這也就是這一大段裡面的含義，用意之所在，教我們不要起妄想、不要起分別，這是說理是一個，機是有三類。我們再念下去，「理原自一，非從人合而後一也」，它本來就是一。「即獸自異，而河元不分」，三獸有大小不同，河並沒有分別。「以喻人雖三，而理不為之三也」，把理比作河，把獸比作三乘人。

【河尚不成三河。豈得以河而合獸。獸尚不成一獸。豈得以獸而三河。】

這就是說無所謂合與不合。《楞嚴》裡講的「非因緣非自然、非和合非不和合」，就是說這個道理。連這些相都不要執著，這都是眾生無始以來的習氣，必須得連根拔除。小註講，「河祇是一，豈得以一河而合三獸，喻理本不異，豈得以理而合三乘，獸本是三，豈得以三獸而成三河，喻機本為三，豈得以三乘而為三理」，沒有三個理，理決定是一個。

【河非獸而何三。獸非河而何一。】

「理不是機」，它本來是一。「機不是理」，常常用這三類，這三類是大分，細分是無量無邊，每個人根性都不相同，這是從大而分的。

【一河獨包三獸。而河未曾三。三獸共履一河。而獸未嘗一。】

這也不要解釋，你曉得河比的是什麼、獸比的是什麼就行了，意思就懂了。

【獸之非一。明其足有長短。河之不三。知其水無深淺。水無深淺。譬法之無差。足有短長。類智之有明昧。】

這比喻也好懂，理是一個，絕不因眾生而有淺深不同，而是眾生自己根性不同，所以你證的有淺深不同，不是理有淺深不同。眾生智慧不一樣，煩惱有輕重之差，所以他證理各有淺深不一樣。這是講『類智之有明昧』，明是智慧深，他證的深，昧是迷惑重，他入的淺。十法界統統是這樣子。

【如是。則法本無三。而人自三耳。】

這是總結。總結裡頭很有味道，這就是說明不但在教理上講無三，教法上也無三。法要記住，有教法、理法、行法、果法。

【今之三乘之初。四諦最標其首。法之既以無差。四諦亦何非大。而言聲聞同觀之位。居其小者哉。】

既然說理沒有差別，為什麼聲聞所修的四諦法而稱之為小乘？我們看小註就明白，「四諦通三乘，亦通四教」。諸位看看《教乘法數》就曉得，確實四諦是通一切法，藏通別圓裡面都有四諦，藏教四諦，通教四諦，別教四諦，圓教四諦。十二因緣也通四諦，六度萬行也通四諦，四諦是一切佛法的總綱，怎麼能單單說是小乘？這個話諸位應當覺悟。小乘是根性小，四諦好像是河，小乘好像是兔子，他涉的水淺，他見到苦就怕苦，就想趕快斷，想離開它，見到集唯恐斷不乾淨，根性小，智慧小，見的淺，所以他得的果報就比不上菩薩那樣的殊勝莊嚴。並不是四諦法有差別，是三乘人根性有差別，明昧有差別。「六度，則舉道滅以該苦集，義通四教，略如前註」。我們是註子沒有講，諸位看看前面的註子，幽溪大師在前面一定有詳細的說明。

【是知諦似於河。】

四諦就好比前面比喻的河一樣。

【人之若獸。聲聞最劣。與兔為儔。】

他是兔那一類的。

【雖復奔波。甯窮浪底。未能知其深極。位自居卑。何必觀諦之流。一概同其成小。】

這就是說四諦法都可以學習，聲聞學四諦，緣覺也學四諦，菩薩也學四諦，藏通別圓四教都學四諦，各有各的成就，並不是說學了四諦都變成小乘，沒有這個道理。這一點得要記住，萬萬不要以為那是小乘的東西，我不要學它，你就錯了。再給諸位說，我講《了凡四訓》誤會的人很多，還有個法師他出來代表。他跟我說：法師，你現在提倡《了凡四訓》，有許多人說這不是佛經。意思就是不應該弘揚，還鼎鼎有名的大法師來問我。我就跟他說，怎麼不是佛經？他說《了凡四訓》哪裡是佛經？它不是佛經，但是佛的法印蓋上去了，佛的法印蓋上去它就是佛經。他說：什麼法印？我就告訴他，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自淨其意，是諸佛教」，這是不是法印？他說對，是的。《了凡四訓》裡面是不是說諸惡莫作、眾善奉行？他沒有話說就走了。

諸位想想，理上通一切法，哪一法不是佛法？萬萬不要看這是袁了凡教訓他兒子的書，我們學佛的人念它幹什麼？你就大錯特錯了。他裡頭講的是諸惡莫作、眾善奉行，內容四篇，第一篇立命之學，如果我們拿三分來講，可以說就是它的序分，改過、積善就是它的正宗分，末後謙德之效就是它的流通分，千古之絕學，佛法之基礎，怎麼可以輕視它？人家在世法裡頭，自己命運扭轉過來了，我們出了家能不能改造我們的命運？還瞧不起他，這就是大病。我到南部去，煮雲法師就指定請我講，他告訴我，這個東西別人不敢

講。我說為什麼？他說怕人家毀謗，說你是法師，你不會講經，講外道的東西，拿這個來招搖撞騙。我到那裡去講，人家不敢講，至少我講過《華嚴經》，我今天回過頭來教《了凡四訓》，你總不能說我不會講經只會教《了凡四訓》，這個人家開不了口。我講人家相信，真正有受用。所以小乘經典我們要讀、要學，它是基礎。小乘經典跟我們中國儒家、道家的學說是大乘佛法的根基。現在想學怕時間來不及，所以現在要救急，救急就從《了凡四訓》、《感應篇》上幹起，這是特效藥、強心劑，從這裡幹。

你們初出家的年紀輕，一方面要從這三種書上幹，一方面要從小乘經典上紮下堅固的根柢。小乘經至少《四阿含》要看一遍，看一遍之後不必完全去研究，在裡面選二十種、三十種去研究。二十種、三十種不為多，為什麼？《阿含經》很短，除了《長阿含》之外，《中阿含》的分量大概沒有超過三千字的。《長阿含》裡面最長的也不過一萬多字，《長阿含》不多，只有二十幾種，二十幾部經，《中阿含》多。《增一阿含》跟《雜阿含》都是短篇，尤其《雜阿含》裡面有一部經只有五、六十個字，那是短的，比《心經》還短。所以你選個二十部、三十部去修學，奠根底。這種經要是學會之後，在外面跟人家結緣，人家請你講開示，請你講經，譬如請你講三天，《阿含經》你取個短經，三天就圓滿了；一天的你就取個很小的，《雜阿含》裡面，或者《增一阿含》裡面、《中阿含》裡面，取個短短五百字以內的，兩個鐘點就圓滿了，一部經從如是我聞到信受奉行，完完整整的，為什麼不去學？講半個鐘點的，你在《雜阿含》裡面取個六、七十個字、一百字之內的小經，半個小時也是如是我聞、信受奉行，也是一部經圓滿。《阿含》裡頭大概有一、二干部經，諸位不可以疏忽，不可以忽視。

你要是懂得大乘圓教的教理，你講《阿含經》就是圓教、就是

大乘經，就好像我們講《了凡四訓》、講《感應篇》一樣，圓人說教，無法不圓，這是講那個東西是佛經。我過去在天主教裡面教了一個學期，我就給他們說，你們天主教的經典拿到我來給你們講解，都是佛經。那怎麼不是佛經？我們用大乘教義講基督教的《新舊約》，它就是佛經，文字是一樣的，講法不相同，解釋不一樣。可見得法無定法，連佛法跟外道法都沒有一定。現在外道研究佛經，天主教正式開班開課研究佛經，他們的神父、修女都在研究。將來他們來講解佛經，佛經是外道，你聽他們講佛經就糟糕了。外道的思想來解佛經，佛經到他們嘴巴裡講是外道，他的經到我們的嘴巴裡講是佛經。哪有定法？你要懂這個意思。這裡頭成見就沒有了，界限就沒有了，這個叫圓，叫大開圓解，不固執、不分別。需要辨別的底下一章會講到，要辨別的是什麼？真妄、邪正、是非，這是要辨別的。這都是從理上講、從義上講，譬如講真妄是理，真妄屬於教理；邪正、是非這一類就屬於義，就是屬於教義，這也可以揀別理與義。義是比較次一點，比較容易明白一點；理是真難，宇宙人生裡面哪是真、哪是妄，確確實實是不容易。

在學佛的人來說是方便多了，因為佛法裡頭專門顯示這個道理，一切大乘經典佛都是用種種權巧方便叫我們悟入這個道理。經典裡面尤其直截了當的是《楞嚴經》，《楞嚴經》是見性的經，古德常講「開慧的《楞嚴》，成佛的《法華》」，一切經裡面講開智慧、講明心見性，講得最巧妙、最為善巧、最為方便的無過於《楞嚴經》。這是過去，你看《楞嚴經》，無論哪一宗、哪一派他都看過，都研究它，不但學佛的人研究它，過去我們中國念書人也都讀《楞嚴經》。讀《楞嚴經》他學什麼？他學辯才，他學文章，《楞嚴》的文章是第一流的文章。從前世間這些學者把它媲美於《莊子》，我們中國的《莊子》在學術裡面屬於第一流的文章，《楞嚴》在

文學價值上可以與《莊子》媲美，這是大家喜歡讀的。還有一個是什麼？在《楞嚴》裡面學辯才。真是辯才無礙，你看佛與這些弟子們一問一答，提出來的那些問題都是我們想像不到的，佛的答覆巧妙極了，學辯才。

【如其智照高明，量齊香象，則可以窮源盡際，煥然成大矣。  
】

這一句也不必解釋了，就是你有智慧、你有觀照，你很高明，你這個量與菩薩相等，你看小乘經、看外道經也是煥然大乘佛法。你在這種地位，剛才我舉比喻，把基督教的《新舊約》拿到手上，你來講解，那是什麼？大乘經典，絕不是外道。小乘人，你把《華嚴經》、《法華經》拿給他講解，是小乘佛法。經典又何嘗兩樣？經典就好比河，是一個，根性不相同，他講解發揮的意思就有淺深之差別，就不一樣了。圓滿究竟的道理他說不出來，圓教的菩薩拿著《阿含經》、拿著外教的經典，他也能發明出圓滿究竟的道理。

【故知下智觀者。得聲聞果。中智觀者。得緣覺果。上智觀者。得菩薩果。明宗皎然。豈容圖度者矣。】

這就是說明智有上中下，迷有上中下，迷得淺的就上，迷得深的就下，所以他不一樣，這才說之為三乘。這個地方不說上上，上上是指佛，所以只說上中下三乘。

【是以聲聞見苦而斷集。】

這是舉一個例子來說明他們的智慧淺深不同、見解不一樣。

【緣覺悟集散而觀離。菩薩了達真源。知集本無和合。三人同見四諦。證果之所差殊。】

這是舉四諦裡頭的一個來做比喻，「只一四諦，三乘所觀不同」，並不是四諦法有兩樣，四諦是一個，苦集滅道。你曉得四諦法是如此，八正道也是如此，三十七道品也是如此，十二因緣、六度萬

行，哪一法都不例外。機有差別，法沒有差別，佛說一切法就跟河一樣，一條河，而是大家根性不相同，涉入有淺深不等。這不要細說，我們自己就能夠體會得到，我們一班幾十個同學在一塊學，老師講的是一個課本，我們大家聽的是一樣的言語，每個人心得不一樣，這不就說明我們根性不整齊；根性齊的話，考試個個一百分才對，為什麼有考得好、有考得差？這就說明，細說，一個人是一個人的根性，沒有相等的。相等，只能說是相似，比較接近，不會完全相等。到什麼時候才完全相等？成佛，佛佛道同，到成佛就完全相等了，沒有不等的；沒有到成佛，等覺菩薩跟等覺菩薩在一起，細分還是不等。可見得在機上說是無量無邊，上中下是大分，大類，分成這三大類。

這也無需要解釋，我們把小註念一下，「只一四諦，三乘所觀不同，以乘三種智慧，聲聞以苦諦為先，知苦而斷集，緣覺觀集諦為先，悟集散而觀空」，集為什麼散？集是因緣所生法，他只要一觀到因緣所生法，當體就是空的，因緣生法，法是假的，沒有自性，所以他從這裡頭觀空。「菩薩以滅諦為首」，你看每個人他的著眼點就不相同，這就是智慧淺深不一樣。四諦裡頭聲聞是以苦為著眼，緣覺以集為著眼，菩薩以滅諦為著眼。「了達真源」，這智慧高，善於選擇，他知道「集無和合」。「四諦同，而證果異也」，每個人著眼不一樣。

說到這個地方，這就是學習不相同，同樣我們在一起學習的，學習的著眼，關鍵到自己後來的結果。我們以聽經來說，講在教理、教義上著眼的，我最初不懂，我到台中聽經，最初也跟一些同學們記筆記，筆記寫得很勤快。被李老師看到了，把我叫到後面跟我說，這辦法太笨，沒用處，你學這幹什麼？聽就用心聽，記什麼筆記！記筆記有什麼用處？你到明年境界變了，統統用不上。聽要從



教理上著手，理不明，不得已而求其次，從教義上下手，一部經的義理上下手。這是他教給我的。以後我懂得這個道理，聽經聽什麼？聽意思，不著重經文，意思會了，經文我自然就會講。我講的跟老師言語不一樣，意思是一樣，四依法裡面依義不依語，意思會了就會講。意思不會，記那些筆記就依靠筆記，離開筆記自己就沒有辦法。懂得意思，能懂得理最高明。理貫通一切法，這部經的道理懂得，你就畢業了，《大藏經》搬出來，部部你都會，沒有你不會的。為什麼？理通了。不但《大藏經》通了，世間學問也通了，外道經典也通了，一個理，沒有兩個理。橫說豎說都通，深說淺說、長說短說，隨眾生根性，那怎麼不自在？著眼點不一樣，這是最好。還有一類人是專門學方法、學技術。可見得學的人很多，各人著眼不一樣，有著眼在教理，有著眼在教義，有著眼在方法，有著眼在筆記，不相同，每個人所得的利益不一樣，每個人所證的果不相同。

我們從這裡能夠體會到，三乘人在四諦上著眼不一樣。所以你看一法就觸類旁通。我們修行也如此，拿念佛法門來說，一等人他的著眼點在一心不亂，一心不亂有事一心、有理一心，最高明的他著眼在：我為什麼念佛、我要得理一心不亂，這是最高的；其次的是我念事一心不亂，再其次的是我功夫成一片，這種人決定往生。理一心不亂的往生實報莊嚴土，事一心不亂的生在方便有餘土，功夫成一片的生在凡聖同居土。還有一些一天到晚在念佛，你問他為什麼念佛？不知道。我想求往生，打了個問號，我能不能往生？這樣縱然往生，西方極樂世界有個疑城，這裡很苦，生到那個地方。幾時疑惑斷了，才能夠下品下生，這就好像是大學裡的預備班。為什麼他懷疑還會生？臨命終時他最後一念是阿彌陀佛，一念相應生去了，疑根沒斷，對自己打問號。所以諸位念佛千萬不要有疑惑，

不要不相信自己。我決定可以往生極樂世界，要有這樣堅定的信心才去得了，決定可以去。能不能去就看你有沒有決心。你要講我恐怕不行，那真的不行。誰攔著你？自己攔自己，沒有別人攔你。你自己對你自己沒有信心，你怎麼會有成就？這是講行門上著眼不相同，他成就不一樣。

還有一類的人我沒有見到，我聽別人給我講的，他說念佛做什麼用？念一句佛號就是在陰曹地府的銀行裡頭存一筆錢，存一塊錢，念得愈多，存得愈多，將來死了之後到鬼道去可以享受，我有很多錢。還有這種說法！這個念佛幹什麼？念佛準備當富鬼，不當餓鬼。同樣是念佛，南無阿彌陀佛這六個字並沒有改變，音聲也沒有改變，著眼點不一樣，功效就不相同，後來結果就不一樣。一個道理，無論是在教門裡頭、在行門裡頭都是一個理。聽一面，你其他的面就都要想到，看這一面，其餘面也都要看到。看一面只懂得一面，看兩面只懂得兩面，這就艱難了。孔老夫子教學生還有個條件，「舉一隅不以三隅反」，孔老夫子就不收這個學生，為什麼？太笨了。這個房子四個角，告訴你這個角是直角，你就想到那三個都是一樣，孔老夫子說能有這個頭腦他才收。告訴你這個是直角，那個角是什麼？他不知道，還得講一遍，那邊怎麼樣？孔老夫子說你這頭腦太遲鈍、太笨了，不行，我不能教你。他不收這個學生。所謂是舉一反三，一聞千悟，要聞一知十，要有這種能力才能成就。

這種能力，給諸位說，萬萬不要以為我太笨了，我業障重，我聽一個，這一個還聽不清楚，怎麼能叫我舉一反三？對的，這個現象確實有，確實有業障重的。業障重怎麼辦？懺除業障，不是除不了，你不肯除就沒辦法。所以佛法跟世法不一樣，釋迦牟尼佛比孔子高明，孔子看到你業障這樣重，他就不教你了，釋迦牟尼佛看到你業障重，有辦法教你懺除。諸位讀《彌陀經》，周利槃陀伽是多

笨的人，當初佛教他念條帚，條底下是什麼？帚；上面是什麼？條。念上面忘了下面，念下面忘了上面，就笨到這種程度。孔老夫子決定不要這種人，釋迦牟尼佛還要。一切經記不住，講的東西都記不住，就教你念條帚兩個字。條帚、條帚念了幾年，大徹大悟，再去聽經，一聞千悟，通了。他有辦法教你消業障。這個辦法跟我剛才給諸位講的一樣，二六時中念佛號，或者是讀經文，或者是禮佛拜佛，一天拜三千拜，沒有妄念、沒有妄想，時間久了，功夫深了，業障就消掉；業障消掉，智慧就開了、就現前。

這就是重要的方法，佛法裡頭沒有人好依靠的，都要靠自己。依靠佛的是什麼？佛給我們說的這些理論，佛教給我們這些方法。我們依這個方法、依這個理論去修學，這就要靠自己。自己只要真肯幹，下定決心勇猛精進，三年五載，業障消除，一切都成就了。由此可知，我們過去的光陰浪費掉了，沒真用功，空過了；現在懂得、明白了，再要空過那你怨誰？不能怨別人。過去是因為道理沒聽說過，不懂，方法也不曉得，沒人講；現在我們在《永嘉禪宗集》裡頭讀到，我們說明白了，從今以後千萬不要再空過。盡可能少打妄想，盡可能少說閒話，別人來跟你說，你也不能拒絕，「我要用功，你不要給我打閒岔」，這就得罪人了。別人跟你講閒話，點頭嗯嗯，心裡念阿彌陀佛或者背經，不要間斷。他說什麼你當然聽不到，你用心，你心裡在佛號上，你在經文上，他講什麼當然你都聽不到。他問你什麼，你都點頭就對了，你都說是，你說你的，我用我的功，彼此不妨礙，事事無礙，這不就很圓融、很自在？不給人生煩惱，他歡歡喜喜的，我幹我的，你幹你的，等我幹成了，我再來度你，這不是好得很？

【良由觀有淺深。對照明其高下耳。是以下乘行下。中上之所未修。】

這講三乘人，這點諸位要注意到，下乘人他所修行的就是下等之法，中等之法、上等之法他不知道，他也未曾修習過。

【上乘行上。而修中下。】

上乘是菩薩，他學的是最上乘法，中下的小法他不嫌棄，他也修，他的東西完全，他一法都不捨。

【中行中下。不修於上。】

中乘的人他修中乘法，他也兼修下乘法，上乘法他不修。可見得上能兼中下，下沒有中上。

【上中下之在人。非諦令其大小耳。】

這說得很明白，上中下在人，人的根性有上中下，絕不是四諦、十二因緣、六度萬行有上中下，不是的，一切法裡頭沒有上中下，一個人的根性有上中下。

【然三乘雖殊。同歸出苦之要。】

這一句結得很好，我們千萬不要輕視小乘人，小乘人有能力斷見思煩惱，有能力出三界、出輪迴。說老實話，我們還比不上，我們怎麼敢輕視小乘人！

【聲聞雖小。見愛之惑已祛。】

見愛之惑就是見思煩惱，見思煩惱他斷掉了。

【故於三界無憂。分段之形滅矣。】

他在三界之內，他沒有憂悲苦惱了，他沒有煩惱，三界之內的分段生死他斷了。小註說，「此去略明聲聞功德，兼判頓漸地位，以寓勸修之意，今此先明聲聞已得斷惑出苦」，並不是叫我們學聲聞，是叫我們不要輕視聲聞，要從聲聞乘學起。大乘佛法著眼，聲聞法要兼修，就是我剛才奉勸諸位的，我們以大經大論充實我們自己，要拿小乘經典來幫助我們行持，這就是大兼修中小。不要說我學大乘，《阿含經》我不要看，那就錯了，就是大也大不了，為什

麼？沒有中小給你做基礎。像前面講的四諦法，菩薩著眼點在滅諦，苦集修不修？修，不是不修。他也要離苦得樂，也要斷惑證真，可見得他要兼修前二諦，重心、著眼是在滅諦上，這就是所謂差別不一樣的。今天講到這裡。